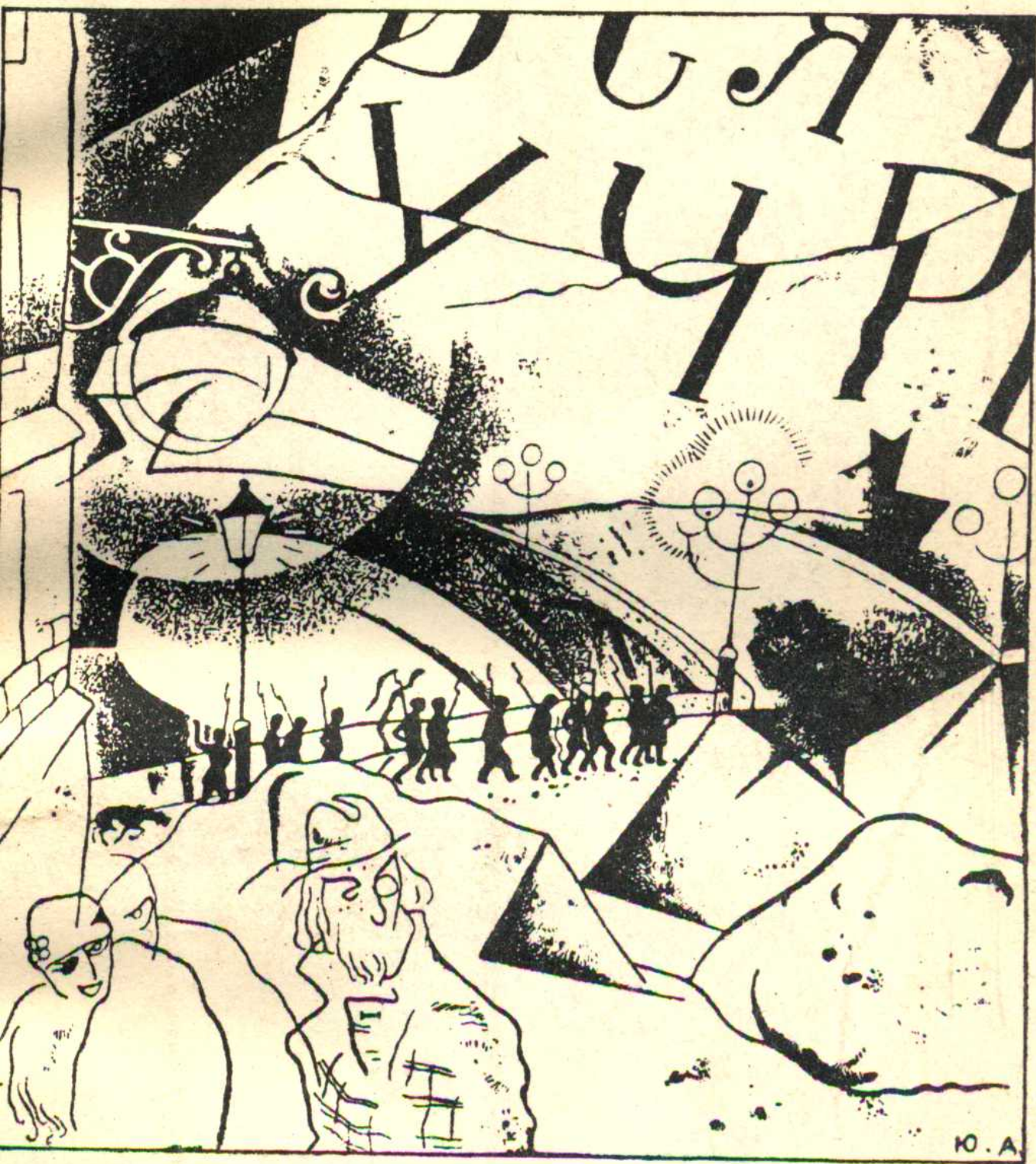




〔苏联〕亚·勃洛克 著

十二个

戈宝权译

448427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十二个

〔苏联〕亚·勃洛克 著

戈宝权 译



00476467



漓江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著”出版说明

为了帮助读者扩大视野，认识世界；为了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借鉴创作经验和技巧，本社特陆续出版“外国文学名著”。这套书主要选收外国古代和现代有代表性的优秀中长篇小说。所选书目注重文学价值和艺术水平，并反映不同的流派和风格。对独树一帜、影响甚大而尚未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知晓的名家名著将优先介绍。

责任编辑：刘硕良

装帧：文希

外国文学名著

十二个

〔苏联〕亚·勃洛克 著 戈宝权 译



漓江出版社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61栋）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5.125 插页3 字数79,000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700册

书号：10256·134 定价：0.88元



Александр Блок.

作者像

假如不和时代同生活——那是不可
能写作的。

《十二个》——不管它怎么样——
这是我所写的一篇最好的诗。因为当时
我是和时代同生活的。

——亚·勃洛克

译者前言

亚历山大·勃洛克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лок, 1880——1921)是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叶著名的俄罗斯诗人。

他诞生在彼得堡的一个贵族家庭里，是华沙大学一位法学教授的儿子。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彼得堡的外祖父（著名的植物学家别克托夫）家和莫斯科附近的小庄园里度过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在妇女们的温柔的爱护下，远避开周围的粗野的生活”而长大的。他1898年进了彼得堡大学的法学系，1901年转入历史—语言学系，1906年毕业。

他从1897年开始从事诗歌创作，成为俄国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1904年出版的充满神秘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美女人诗集》，使他获得了很大的声誉。但就是在这本诗集中，也表现出了一个

青年人对他周围现实的不满。

当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时，勃洛克在思想上是毫无准备的，他还在期待着“世界末日”的神秘主义预言的实现。但在1905—1907年革命浪潮的影响之下，他开始逐渐面向现实，摆脱象征主义，想从生活当中去寻找艺术家的位置。从这时起，“祖国”和“人民”的题材，在他的诗歌作品里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是“自觉地和永不回头地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祖国。从他1906—1916年间写的《祖国》，1915年写的《俄罗斯颂》，1910—1921年间写的“充满了革命的预感”的《复仇》中，都可以看出他的浪漫主义逐渐染上革命的色彩，他的诗歌当中出现了政治性的主题。

从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日子起，他终于同他的过去和亲近的朋友决裂了。他站在起义的人民一边，迎接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在1918年写成的长诗《十二个》和《西徐亚人》当中，他歌颂了摧毁旧世界的新生力量，走到他的诗歌创作的峰顶。他在1918年1月写的《知识分子与革命》一文中，号召大家：“要用整个的身体，整个的心，整个的意识——去倾听革命。”

长诗《十二个》是他在1918年初酝酿了三个星期，最后在一月底用两天的功夫完成的，他这样讲

起他写作时的心情：“这篇长诗，是在一个很少有的而且又常是短促的时间中写成的，当时吹过来的革命旋风，在大自然、生活和艺术的所有海洋上，激起了一阵暴风雨”；“当我在写作和完成《十二个》之后，我一连好几天在生理上、听觉上，都感觉到四周有一种巨大的喧响——一种混成一片的喧响（大概，这就是旧世界毁灭的喧响吧）。”他还说：“《十二个》——不管它怎么样——这是我所写的一篇最好的诗。因为当时我是和时代同生活的。”这篇长诗虽然有着鲜明的革命色彩，描绘出十二个赤卫军战士的形象，但在不少地方还采用了浪漫主义的象征的手法，即如全诗结束时，“带着白色的玫瑰花环”是耶稣·基督的出现，就是一个例子。

勃洛克一向被视为俄罗斯现代诗歌的巨匠。高尔基称他是位“极端真诚的诗人”。马雅科夫斯基也这样说过：“亚历山大·勃洛克的创造，是一个整个诗歌的时代。”他的诗歌创作对俄罗斯和苏联诗歌的发展，曾发生过巨大的影响。

我很喜欢勃洛克的《十二个》这篇长诗，早就想把它译成中文。这样直到1946年夏天当勃洛克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时，我才完成了这个心愿，将译文

初次发表在上海时代出版社编印的7—8月合刊的《苏联文艺》第22期上。1948年5月，时代出版社出版了《十二个》的单行本，同年7月再版了一次；到了1954年5月已印到第四版。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印《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时，要将我翻译的《十二个》收进去，因此我对译文作过某些修改。这次应漓江出版社之请，要重印此书，并附安年科夫所作的全部插图，因此我对译文又作了仔细的校对，同时还翻译了勃洛克写的自传，作者本人关于《十二个》的几句话，以及奥尔洛夫写的《〈十二个〉是怎样写成的？》，阿良斯基的《安年科夫怎样为〈十二个〉作插图？》等文。通过这些有关资料，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勃洛克和理解《十二个》这篇名作。译文虽几经修改，但感到还不够满意，希望翻译界和读者能多加指正！

戈宝权

1984年8月30日

于北京

勃洛克自传

我的母亲的家庭是搞文学又搞科学的。

我的外祖父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别克托夫^①是位植物学家，他是彼得堡大学最好的年代里的校长（我就是在“校长住宅”里出生的）^②。彼得堡被称为“别斯图热夫”（以康·尼·别斯图热夫—留明^③的名字命名）的高等女子学校，其存在主要也有赖于我的外祖父。

他属于那些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之列，我们的时代已经差不多不知道这些人啦。说实在的，我们已经很难理解有关象萨尔蒂科夫—谢德林^④或是我的

① 别克托夫（1825—1902），从1863到1897年任彼得堡大学教授，其中1876到1883年任彼得堡大学校长。

② 勃洛克于1880年俄历11月16日（公历28日）生于彼得堡。

③ 别斯图热夫—留明（1829—1897），俄国历史学家，1878年创办彼得堡高等女子学校。

④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俄国著名作家。

外祖父这样六十年代的贵族人物的独特而又常是可笑的故事，他们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态度，文学基金^①的会议，在鲍雷尔饭店^②的午餐，漂亮的法语和俄语，以及七十年代末的青年学生。俄国历史上的这整个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它的热情消逝了，而当时的节奏在我们看起来是特别从容不迫的。

我的外祖父，在(莫斯科省克林县)自己的沙赫马托沃小庄子里，一边抖着擦鼻子的手绢，一边走向台阶去会见农民；这完全是由于同样的理由，正象伊·谢·屠格涅夫^③一样，在和自己的农奴谈话时，窘迫地挖着大门口的一块块的油漆，允许拿出他们所要求的一切东西，只要他们不再纠缠就行。

在遇见熟识的农民时，我的外祖父就拍着他的肩头，开始这样讲道，“Eh bien, mon Petit……”^④。有时候，谈话到此就结束了。我记得他最喜欢的交

① 文学基金会，又名援助贫困文学家与学者协会，创办于1859年。

② 指七十年代末在彼得堡居于上等的鲍雷尔饭店举行的传统午餐会。

③ 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名作家，著有《猎人笔记》等小说。

④ 法语，意为“唉，好啊，我的宝贝……”。

谈者，是些坏透了的骗子和滑头，比如老 Jacobe Fidèle^①，他抢光了我们家的一半家具什物；还有强盗费多尔·库兰诺夫(绰号库兰)，大家都说，他的心里就是要杀人；他的面孔经常是青紫色的——这是因为喝了伏特加酒，有时候，满脸是血；他是在“拳斗”中死掉的。这两个人的确都是聪明和很讨人喜欢的；我，还有我的外祖父，都爱他们，而他们两个人直到死的时候，还对我有好感。

有一次，我的外祖父看见一个农民从树林里用肩头抬了一小棵白桦，就对他说：“你疲倦了吧，让我来帮你的忙。”在这种情况下，他头脑里从没有想到那件显而易见的事，就是这棵小白桦是从我们的树林里砍下来的。

我自己对于外祖父的回忆都是非常美好的；我时常和他一连几小时在草场上、沼泽地里和密林里漫步；有时候我们走上几十俄里，在森林里迷了路；我们连根挖起野草和禾苗，供作植物标本收藏之用；这时他就讲出植物的名字，对它们作了鉴定，教给了我植物学的初步知识，因此我直到现在还能记得很多植物学的名称。我记得，当我们找到了一种早熟的苹果的特别小花（这是在莫斯科的植

① 法语，意为“忠实的雅各”。

物志上还不知道的一个品种)，还有一种非常小的低矮的蕨草时，我们是多么高兴啊，这种蕨草一直到现在我每年还要到那座山上去寻找，可是没有能找到；看起来，它是偶然生长出来的，后来就退化了。

这一切，都属于在1881年3月1日的事件①之后的那些消沉时期的事。我的外祖父继续在彼得堡大学教授植物学，直到他最后生病为止；1897年他得了瘫痪症，他不能讲话还活了五年，当时大家用圈椅推着他。1902年7月1日他在沙赫马托沃逝世。他被运到彼得堡安葬；在车站迎接遗体的人当中，有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门德列耶夫②。

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在别克托夫的家庭里起着很大的作用。外祖父和我的外祖母同他是很友好的。门德列耶夫和我的外祖父在农奴解放③之后不久，一齐乘车到莫斯科省去，在克林县买了两处庄园——是紧邻的；门德列耶夫的鲍勃洛沃庄园离沙赫马托沃庄园有七俄里远，我童年在那儿住过，少年

① 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当年3月1日被民意党人暗杀而死的事件。

② 门德列耶夫（1834—1907），俄国著名科学家，化学元素周期律的发现者。

③ 指1861年3月沙皇当局公布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

时也常到那儿去。门德列耶夫第二次结婚生的大女儿——柳葆芙·德米特里耶夫娜^①——成了我的未婚妻。1903年，我和她在位于沙赫马托沃和鲍勃洛沃之间的塔拉康诺沃的教堂里举行了婚礼。

外祖父的妻子，我的外祖母，叶莉扎维塔·格里戈里耶夫娜是著名的中亚细亚的旅行家和研究家里戈里·西雷奇·卡列林^②的女儿。她一生从事编辑和翻译科学与文艺作品；她的著作的名单是庞大的，晚年她每年要编译出将近两百个印张；她博览群书，掌握多种语言；她的世界观惊人地活跃独特，文体形象，语言准确而豪放，显示出哥萨克人的特性。在她众多的翻译作品中，有些一直到今天还是最好的。

她翻译的诗歌，用笔名“E. B.”（叶·别）发表在《同时代人》上，而在格尔别尔^③编的《英国诗人集》里，则没有署名。她翻译过博克

① 勃洛克的妻子（1881—1939），话剧演员，在舞台上用假名巴萨尔金娜，曾写过关于芭蕾舞史的著作。

② 卡列林（1801—1872），俄国自然科学家和旅行家，1840—1845年曾到东、西哈萨克斯坦一带老家。他的女儿叶·格·别克托娃（1836—1902），是翻译家。

③ 格尔别尔（1827—1883），俄国诗人和翻译家，编译有俄国、斯拉夫、英国及德国诗人作品集。《英国诗人传及作品集》出版于1873年。

尔、勃雷姆、达尔文、赫胥黎、托·摩尔（长诗《拉拉—鲁克》）、比彻—斯陀、哥尔斯密、斯坦利、萨克雷、狄更斯、司各特、勃莱特·哈特、乔治—桑、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莫泊桑、卢梭、勒萨日等人的许多作品。这个作者的名单还远不完全。劳动的报酬经常是微不足道的。现在这十几万册的书以廉价本销完，而熟悉旧书价格的人知道，现在哪怕是所谓“第一四四卷”（格·潘捷列耶夫出版社出版）会有多么昂贵，其中刊登了叶·格·别克托娃和她的女儿们的很多翻译作品。这是俄国文教史上富有特色的一页。

我的外祖母不大喜欢抽象的和“雅致的”东西，她的语言是太简练了，其中有许多日常生活的东西。在她的身上，罕见的清晰的性格和明朗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就好象夏天的乡村的早晨一样，而她都是在天亮以前就坐下来工作的。好多年以来，就象记得童年的事情一样，我模糊地记得她的声音，她用异常快的速度绣出明丽的毛线花朵的刺绣架，还有用谁也不要的、细心收集起来的碎布缝成的五颜六色的被单——在这一切里面，都有着某种随着她从我家庭消逝而去的永不复返的健康和愉快。她善于只是为了太阳，只是为了好的天气而高兴，甚至在她的晚年，当疾病和那些有名的和无名的医

生，在她身上做了各种痛苦的和毫无意义的试验而折磨她的时候。这一切都不能杀死她的无法驯服的生命力。

这种生命力和生存力也渗透在文学欣赏当中；由于她对文艺理解的整个微妙处，她说过：“三等文官歌德写了《浮士德》的第二部，是为了使那些深思远虑的德国人大吃一惊。”她也讨厌列·托尔斯泰的宗教说教。所有这一切都同热烈的浪漫主义，同时又转变为古老的感伤主义交织在一起。她喜爱音乐和诗歌，给我写过许多半开玩笑的诗句，可是其中有时也流露出悲伤的音调：

于是，在昼晚不眠的时辰，
为了热爱自己年幼的外孙，
老外婆并不是第一次地为你写出了好几节
诗章。

她很有技巧地高声朗读瓦·阿·斯列普佐夫和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①的某些戏的片断，还有

^① 斯列普佐夫（1836—1878），俄国小说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艰难时世》；奥斯特罗夫斯基（1823—1866），俄国著名剧作家，名剧《大雷雨》的作者。

契诃夫的五光十色的短篇小说。她最后的工作之一，是把契诃夫的两个短篇小说译成法文（为《Revue des deux Mondes》^①而译）。契诃夫给她写了一封亲切的感谢的短简^②。

可惜的是我的外祖母没有写出她自己的回忆录。我只保存了一份她写的回忆录的简短的计划；她本人认识我国很多作家，同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列·托尔斯泰、波隆斯基、迈科夫^③见过面。我珍藏着一本英文的长篇小说，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亲自送给她请她翻译的。这篇译文发表在《时代》上。

我的外祖母在外祖父逝世之后整整三个月——1902年10月1日逝世了。

从外祖父母那里，他们的女儿们——我的母亲和她的两个姐妹，都继承了对于文学的爱好和对于文学的崇高的纯洁性的理解。三个人都从外国语言翻译作品。大女儿——叶卡捷林娜·安德烈耶夫娜（出嫁后改姓克拉斯诺娃）享有盛名。她逝世以

① 法语，意为《两世界评论》。

② 这封短简是1899年2月1日写的。

③ 格里戈里耶夫（1822—1864），俄国诗人及文艺批评家；波隆斯基（1819—1898）和迈科夫（1821—1897），都是俄国诗人。